

故乡风物

苜蓿好吃“草”变“菜”



郝妙海

前几天,我家的晚餐,主食便是拨烂子。拨烂子,打小就吃,已吃了70多年了。但近几年,我家春天的拨烂子,与旧日有所不同,与其它季节也有所不同。因这一段时间,我家煳拨烂子用的,是一种叫“苜蓿”的野菜。

由于生在农村,长在农村,打记事起就与那些野生野长的植物打交道,因而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,即羊吃的植物,叫“草”。如芦茭子、水稗子即是。所以,为羊找吃的,叫割羊草。而猪吃的植物,叫菜。如灰条、人汉(音)即是。所以,为猪找吃的,叫掐猪菜。据老一辈人讲,灾荒年时,凡猪能吃的,人都可以拿来充饥。可记忆中,当年我村村周的荒滩中,或田间地头,野生的苜蓿很少。因而,它是属草,还是属菜,真还弄不清楚。不过,上世纪60年代,当时的生产队曾专门种过几年紫花苜蓿,却是为了解决队里牲口的饲草问题。苜蓿,似乎应该是属于草。

苜蓿在我家,或者说在武家庄村这一带,成为人们喜欢吃的一种野菜,应该是近几年的事。2017年,我回迁武家庄老年公寓,从家步行到单位,约半个小时。不多久,即发现天天途经的几处路侧绿化带,高高的乔木下,有一丛一丛苜蓿。由于它只是我从小熟知的众多野草之一,所以初时并未给予太多关注。直到第二年开春,老伴无意中说起,她一个要好的朋友曾向她推荐,说是用苜蓿煳拨烂子,挺好吃,我才在某天下班后,顺手掐了些回来,一试,果然口感不错。于是,那个春天,就有了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2019年,冶峪河改造完成,天天在河岸上健走锻炼的村民们,很快就发现,在这条改造后的河道坝堰上,也长满了苜蓿。

近水楼台,掐苜蓿

吃的村里人,便越来越多了。

由于苜蓿与好多可以整株、甚至连根都能吃的野菜(如甜苣)不同,其可食用部分,只有顶端未展开的叶苞(这名字是我起的,不知准确与否)和两三片叶子,故采取相对费些劲。春分前后,苜蓿钻出地面也就一两寸高,这时是苜蓿最鲜嫩、也最好吃的时候。但由于苜蓿是从生,这时,它整丛都躲藏在去岁的荒草枯枝中,想吃,只能用两个指头一株一株去掐。待到清明前后,它会蹿到五六寸高,从枯草中钻了出来。这时,耐心且有闲工夫的人,仍可一株一株去掐,这样掐下的苜蓿,回家洗净即可做菜了。

近两年,对苜蓿的关注稍多了些,发现网络上关于苜蓿的介绍还是挺多的。除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外,有的说苜蓿含有大量蛋白质、丰富的碳水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,所以营养价值很高。还有人说,苜蓿可辅助治疗多种疾病。如可利尿、止血,还可防便秘等。但我知道,多数像我一样掐苜蓿吃的人,决不是奔着什么丰富的营养和药效而来,大家不过是吃腻了惯常饭食,想换换口味而已。

据村民们说,苜蓿不仅可以凉拌,还可与肉、蛋同炒,还可以包饺子。这些,我家都没试过。单就煳拨烂子而言,我觉得它就不比不少野菜以及榆钱、槐花,甚至多种蔬菜,都讨人喜欢。首先,它口感不软不硬,且没有丝毫怪味。细细咀嚼,似乎还有一丝淡淡的让人十分享受的甜味。其次,焯过的苜蓿菜,颜色翠绿发亮,十分养眼。老伴煳拨烂子时,再搭配少许红黄胡萝卜丝,让人一看就胃口大开。怪不得我百岁的老母亲逢人就说,有拨烂子吃,给饺子也不换!

谷雨对华北地区的农民来说,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,因为华北属于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,到了谷雨时节,气候稳定了,地温才适合许多作物的种子萌动发芽,农村繁忙的春播春种才正式开始。农谚“谷雨前后,埯瓜点豆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依笔者当农民近20年的经验,过去在晋中平川地区,在春天下种的,除高粱、玉米、谷子三大作物外,还有春小麦、大麦、荞麦、各种豆类、各种瓜类、糜子、蓖麻和山药蛋等数十种小规模种植的作物。这些作物,依其生长期长短和耐寒程度的不同,在春天的种植顺序大致是这样的:春种夏熟的春小麦和大麦,种得最早,要在惊蛰之时地还未完全解冻时就“顶凌下种”;其后的春分到清明的一段时间里,蓖麻、山药蛋等比较耐寒、生长期长、出芽又慢的作物就陆续下种了。一到谷雨,气候稳定了,地温上来了,各种豆类、瓜类作物就都可以下种了。之后到来的立夏,是种高粱的时机,其后的小满,则是种谷子的最佳时期。如果因地里的墒情不好无法下种,过了小满,生长期长的作物就不能种了,只能种荞麦、绿豆等生长期短的小作物了。农谚“立夏茭子小满谷,到了芒种种荞麦”就是这个道理。晋中盆地太原地区的春播是从惊蛰开始,一直延续到芒种,将近三个月的时间。

说到播种,我又想到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,那就是在农民口中,同样的下籽播种,对不同的作物有着不同的称谓:

一是种。种是作物下种最为规范的说法。在乡村,用耩车下种时叫种,耩有两条腿和三条腿两种,两条腿的耩间距宽,适合种高粱和小麦,偶尔也种玉米;三条腿的耩间距较窄,适合种谷子和糜子等。用耩车下种的作物,行距是固定的,株距则要到苗子上来锄或者薅的时候视情况而定。

用耩车下种后,得在适当的时机用吨子镇压。

二是点。点种是用铁锹挖好坑,在坑里放置适量的肥料后,再把种子放在坑里掩埋,这种方式的好处一是施肥集中,二是株距行距都固定,用于小面积种玉米。点种的另外一种方式是用铁锹掀起土来,把种子放在掀起的空当里,再抽出铁锹把土覆盖上去的方法。往地畔子上种黄豆时采用这种方法。因点种的方式多用来种豆,因此农谚有“埯瓜点豆,米黍二斗”。

三是埯。埯是农家非常精细的下种方式,只用于瓜

让种子尽快发芽。串溜这种作业,连耕带种一次完成,有利于春季遇雨后抢墒播种,同时串溜的作物土地较暄,有利于种子扎根,播幅较宽,也好进行其后的锄耨等田间管理。串溜作业时,跟在犁后面溜籽子的人要心中有数,手中有度,一亩地需要用多少籽子,就是多少。一般都由有经验的老农来担纲。

五是撒。撒播,也是一种传统的下种方法。所谓撒,就是用手抓上种子,像天女散花般往地里均匀地撒开,让种子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不规则地罗列在地面上,然后再往上面盖一层薄土,或者用耙子在地

并州话回

谷雨之际说下种

张玉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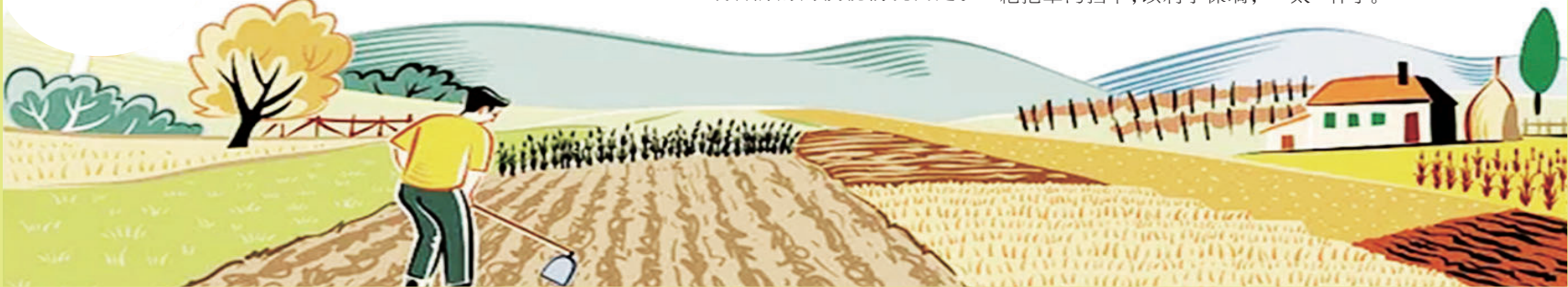
类,尤其是南瓜和西瓜。因为种南瓜和西瓜时,不是把干燥的种子直接种到土里,而是要提前对种子进行温水发泡,待种子萌发后,才往地里种,这样的种子,如果种在干土里,就会把芽子干死。所以西瓜和南瓜下种时,农民就得蹲下身子,拿专用的瓜铲,在提前上好优质肥料的预制瓜窝上,铲去上层的干土,找到湿土后,把发芽的种子款款地放在湿土上,再用瓜铲铲上湿土苫好,轻轻拍打,最后上面再覆盖少量的干土。埯瓜是一个精细活儿,也是农民对其寄予厚望的作物品种,无怪乎农谚有“庄稼翻身,埯瓜埯葱”的说法。埯在农民口中,有时也作为量词使用,种了瓜的数量,不说多少棵,而是多少埯。

四是串溜。串溜是用犁开沟后,用手抓上种子均匀地往犁沟里溜的播种方法。大面积种冬小麦和玉米多用这种方式。串溜后的地里,得用耙把犁沟扫平,以利于保墒,

上来回搂耨,使种子和土混合起来。撒播的作物主要是稻子,稻子育秧时首先要做好秧床,然后把稻种撒在秧床上。稻农把这一工序叫作“撒秧子”。另外各种蔬菜小面积育秧时也用撒播的方式。

还有,老农民把蔬菜和红薯等作物的育苗,不叫育,而叫作“务”。早春,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整一小片地,上足优质农家肥,把菜籽撒到里面,等着秧苗长壮后再移栽,就叫作“务”了一畦畦菜秧子。把往大田里栽葱秧子不叫栽葱,而叫作“垡葱”,因为栽葱时为了让葱长长高壮,垡背都较宽,在葱的成长过程中,还要往葱垡子上培三次土,以让葱白更长,产量更高。“庄稼翻身,埯瓜埯葱”嘛。

当然,我所说的这些,都是农耕时代的经验之谈,现在,有了农膜,有了温室大棚,有了现代化的气候监测条件,下种的时间,管理的手段,都与以往不太一样了。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纪实

卧薪尝胆

1902年6月27日,赵忠尧先生出生在浙江诸暨县(今诸暨市)。这里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,是越国经过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”而重新崛起的地方。1924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提前修完了学分。

对赵忠尧来说,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。他在中学读书时,虽然理科和国文的成绩都很优秀,但因为县立中学条件有限,他的英文功底相对薄弱一些。而其他同学大都是从市立中学毕业的,英文比他强得多,偏偏高师选用的又是英文原版教科书,这给赵忠尧的学习带来了更大的困难。那些市立中学毕业的同学,在中学时已经学过这部教材,现在再学一遍,驾

轻就熟,自然这又给赵忠尧平添了许多压力。然而,赵忠尧是一个不畏拦路虎的人,凭着卧薪尝胆的精神,他一边查字典一边学习,刻苦攻读了一个多月,终于冲破了外语障碍。就在赵忠尧拿到了所需的学分时,他的父亲不幸去世了。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,如同一座老屋突然倒下了顶梁柱,再也不能为赵忠尧遮蔽风雨了,面临失学危险的赵忠尧只好找一份工作,以便把学业继续下去。恰逢学校需要助教,因为他物理成绩突出,校方就安排他在物理系当了助教。从此,赵忠尧一边教学,一边还要抓紧时间进修。这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已经改为东南大学。又是凭着卧薪尝胆的精神,第二年,赵忠尧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00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就补足了高师和大学本科的学分差额,拿到了东南大学的毕业文凭。就在拿到文凭的1925年夏天,赵忠尧应叶企孙教授之邀,来到正在筹建大学本科的清华学堂任助教。他“不知天高地厚”那时的清华有个规定,教师可以用公费轮流到国外进修,每五年一次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00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原来他们中间有一位今天过生日,他们是出来给这位过生日的小鬼子庆生的。甄排长和老班长喝完肉汤准备起身离去,刚站起来,有一位小鬼子端着切开的蛋糕走过来。甄排长看清了小鬼子的脸,这是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鬼子,个子不高,脸白白净净。小鬼子笑

着对甄排长说了一通话。甄排长听不明白小鬼子说什么,要离开饭馆,端着蛋糕的小鬼子突然变了脸,指着甄排长嘴里吼着什么。那跑的小伙伴听见了急忙跑过来,小伙伴能听懂小鬼子的话,小伙伴说:皇军过生日,请你们两位吃蛋糕!你们再不识抬举,死啦死啦的。小伙伴把蛋糕接过来,脸上堆着笑又唱又扭:生日快乐,生日快乐。小鬼子笑起来,举着大拇指夸奖小伙伴扭得好。小伙伴使个眼色让甄排长和老班长赶快离开。甄排长和老班长两个走出小饭馆。老班长说:好悬哪。甄排长说:谁晓得那

个小鬼子是送蛋糕来啦!走!两个人出了城门。甄排长觉得城里不好下手就到铁路上看看有没有机会。两个人沿住铁路线走到了南面一个叫豆罗的火车站附近。这是一个大集镇。火车站就设在集镇的旁边。甄排长和老班长赶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。站台不大,站台上灯火通明,南来北往的火车不断通过。甄排长和老班长伏在暗处观察着站台上出进的火车。这些火车大都是军车,有运兵的车辆,有拉着后勤物资的车辆,也有从前线拉下来的伤兵车辆。他们一连等了好几天也没有机会下手。

小说